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扫尘是对岁月最好的眷顾

高峰

星期六早晨,从北菜市出来,遇到王大妈,她一手拎菜,一手牵着胖乎乎的孙子。我一看,小家伙兴冲冲地扛着一根长竹竿,杆头绑着染了洋红的鸡毛掸子。我恍然大悟,腊月已深,过年前又要扫尘了。寿地风俗,图个彩头,所谓“要想发扫十八,要想有扫十九”。而在我老家,扫尘往往都在腊月二十三与祭灶同办。我看到祖孙俩远去的身影,忽然心生愉悦。孙儿跟奶奶上街,不讨要吃的,专门扛笤帚,我们的传统有接班人了。

我小时候在乡下,住的是土墙草顶的房子。每每到了祭灶节,就要帮大人扫尘。一早起来,晴天朗日,母亲抓紧拆洗蚊帐被褥。木头窗户,无玻璃可擦,也没窗帘可洗,但是,蒙了一年的塑料布旧了,需要重换新的。父亲将小扫帚绑在竹竿上,又找一件旧衣顶在头上挡灰。长长的扫帚被举到房梁,那上面裹着已经变得暗红的绸布。不扫还好,一扫搅动浮尘,满屋“暴尘”,呛得不停咳嗽。最要小心的是不要伤及房梁上的燕巢,腊月最冷的天快要过去了,“七九河开,八九燕来”,燕子还会飞回我们的寻常之家。

后来,我们兄妹都长大了,考学的考学,打工的打工。大哥在上海滩打工,凭着高中毕业文化程度,被老板选为“高空特种作业”人员,参加上海市职业考试,取得证书。说白了,就是“蜘蛛人”。今年大哥六十岁了,那个特种专业证书失效了,只能另谋他职。我为了安慰他,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《蜘蛛人》的诗:

大哥被另外一根丝线悬吊在  
上海滩的摩天大楼外  
透过擦拭干净的玻璃  
看到跨国公司正在开会  
下沉一格,是一位坐在角落  
的清洁工阿姨

一束烟花从身边腾空绽放

冬天的可爱之处在于它的纯粹和它的冷静。

树木都毫不怜惜地丢掉叶子,站在风中也好,站在雪中也罢,纯粹得叫人惊叹:美,竟然是如此简单!只消放下执着、放空心灵、给自己放个假。冬天的树无欲无求,看透四时,从容无悔。如果说春夏让树们成长,那么冬天绝对是让树们成熟。

冬天的风也是纯粹得要命。在村庄里吹,吹干净街上、院子里的碎草屑、枯树叶;在庄稼地里吹,只吹得天地空旷,视野辽远;在城市里面吹,吹得行人紧紧地闭上了嘴,大楼收紧了腰身。风像个不听话的野小子,兀自每天都来,任由着自己的心性玩耍,有点憨,有点傻。

我特别喜欢冬日的傍晚,与气温无关,与明暗无关。不知为何,不光是人,视野里的万物都是被施了魔法一般,统一那么冷静。大家在一起,可能没什么交流,但各自安好,各自清楚自己的境况,也许还没有想好明天的生

脸上的玻璃中惊现黄浦江上风帆

脚下人影渺茫,街巷密如蛛网

天际一架返航的飞机  
贴着大哥发际线上燃烧的晚霞飞过

过去不光扫尘,手艺人要把“吃饭家伙”清理干净,以示敬畏。农人家门,四季农活,用的农具更多。然而,时代潮流,大浪淘沙,它们已渐渐渐远。好在新农村建设,村里设了“村史馆”,过年回家,跑到那里重温旧梦。

我是学中医的,也算半个手艺人,但没有“吃饭家伙”,一个脉枕往诊案上一放,望、闻、问、切,靠“三根指头”行走江湖。后来,我弃医从文,也没混出明堂,忽忽老境将至。后来想想,整天与电脑为伴,这家伙就是我的工具。

过小年了,一般都在单位上班,中午排队打菜打饭,流水作业,快餐便捷。食堂无灶火,更无灶爷,有的话,也会被这么多人吓晕过去。

餐毕回办公室打扫卫生,拖地抹桌,重点清理电脑上的灰尘。打开一包酒精湿巾,又用棉签仔仔细细清理屏幕边缝,背面的插孔和风口。

陶渊明说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生而为人,为谋生而身陷凡尘,不可能做到远离尘嚣。但是,只要内心静寂,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,便没有车马的喧嚣。

腊月二十三,下班途中,特意选择步行,一路晚霞映照,天空澄澈。感觉迎面过来的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,都像刚刚经历了一次擦拭心灵的过程。我知道,早上看到那个扛着长杆扫帚的男孩也许就是几十年前的我。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安排了世代相传的扫尘习俗,就是每一年都要把灵魂这一面镜子擦洗一遍,使之不再蒙尘。

活,然而丝毫不影响这一刻的宁静,超凡的理智胜过一切挣扎和激愤。太阳要落了,奉献出璀璨无比的天空;麻雀要回家了,奉献出成群结队的温情;月亮爬上来了,奉献出无私柔和的光亮。大家的表情,无一不是冬天特有的冷静,冷静中,隐含着你需要慢慢欣赏品咂的美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冬天的星空,尤其是站在空旷之地,抬头可见的冷静出奇的星空。是的,星星们一律明亮,一律遥不可及,一律散发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。没有烦恼吗?不会争论吗?不会急躁吗?答案是它们可以忽略掉那些无谓的烦扰,冷静面对,等待希望之光的到来。

“我们应撕开生活外层的布,去欣赏一朵花的盛开,一束阳光的倾泻,一湖秋水的静谧。”冬天的可爱远不止这些,需要我们撕开朦胧的窗纱,去欣赏雾霭、冰霜、雪花……瞧,大风吹来啦,我们身陷冬天的包围圈,像一棵枯草,往一个方向摇。

晒香肠

武梅

我向同事推荐了一家肉铺。我告诉她,那家肉铺灌的香肠特别好吃。同事很信任我,约上我,去那家肉铺买了肉灌了香肠。

一个月后,香肠可以吃了。我问她味道如何。她迟疑了一会,才说:“尝了,我觉得也不怎么样!”我惊讶,怎么可能呢?因为我是试吃了自己家的香肠后才问她的。她说她家的香肠确实不怎么好吃。我还是不信,灵机一动,说:“正好办公室有个小电饭煲,明天你带两根,我带两根,到办公室来煮,对比一下;也让同事们尝尝,到底好不好吃。”

第二天上班,我们每人带了两根香肠,在电饭煲里煮熟了。捞出来一看,外观上就能看出明显的区别。我家的香肠微红透亮,软软的有弹性;她家的香肠发黑发乌,硬梆梆的,像木棍。切成片一吃,那对比就更强烈了。我家的香肠吃到嘴里沙沙的,微甜鲜嫩,有一股鲜明的腊肉香,令人回味;她家的香肠,又板又柴,还有很浓的料酒味,吃不出一丝腊肉香。我们让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评判,大家一致投了我家香肠的“赞成票”。

同事沮丧地坐在办公桌前,不停念叨:“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可是同一个时间,同一个人用同样的方法灌出来的,晾晒的时间也一样。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呢?难道是我晒的方法不对?我可是把阳台上太阳最充足的地方都让给了香肠,而且一有空,我还让香肠追着太阳跑。为了防止香肠上落灰,我还小心地用报纸或塑料袋给香肠穿“斗篷”。我伺候俺家儿子都没那么精细过,怎么最终会这样?”

听了她的话,我笑了:“我这个人一向粗心大意,人又懒,怎么省事怎么来,更别说精细地伺候它们了。我把香肠晾出去,之后就看不起来看它们一眼。我家阳台和卧室飘窗之间,有一个一米来长,半米来宽的夹道,是放空调外机的地方。我就在两旁的防盗栏上拴根绳子,把香肠晾在那里。因为上面有隔板挡着,还淋不到雨,也省得我操心什么时候下雨啦、下雪啦,要收香肠。只是那地方上午不见太阳,下午不见太阳,只有中午一两个小时能见到太阳。我这纯粹属于‘靠天收’。”

听了我的话,她说:“看来问题还就出在这晒上。我家的香肠又黑又硬,应该就是晒狠了。我上来网查查看。”说着她就拿起了手机。

“哎呀,网上说,香肠不宜暴晒,最好在通风处阴干。以前哪年香肠不好吃,就怪人家灌香肠的灌得不好。看来有时候也不能怪人家,说不定就是自己晒晒好。”同事看着手机说。

快言快语的小张接上了话:“看来这晒香肠也跟带孩子和养花种草一样,关爱太多,条件太好,或者浇水、施肥太勤,都不一定是好事。”

一向沉默寡言的程老师也接着说:“要我讲吧,老武并不懂得晒香肠的窍门,只是因为懒,图省事,把香肠挂在了隐蔽的地方,反而成就了香肠的美味。这就叫‘有心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’。”

听了上面两位老师的话,幽默的郁老师放下手中的笔说:“我倒觉得,这晒香肠也应了一句名言:‘环境造就人’。一个人不管多有才,如果遇不到适合自己成长的环境,往往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。”

一件小事,被同事们进行着各种解读,办公室里因为大家思维的碰撞,热闹起来……



冬天的可爱

张彦英